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百家文库

散文方阵



彭学明 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玢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谈

散文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张先瑞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

Wenyixiangjunbaijiaweiku

散文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张光辉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散文方阵

责任编辑:萧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千

ISBN7-5404-2424-9/I·1812

本方阵定价:158.4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 / 001

I 辑

踏花花 / 001

赶秋 / 005

跳舞的手 / 010

边边场 / 015

踩花鞋 / 019

- 跳马 / 024
哭嫁 / 028
正月打彩 / 032
接龙踏歌 / 036
鼓舞 / 038
秋天的声音 / 042
上刀梯 / 046
挑葱会 / 049
祖先歌舞 / 053
泸沽一片湖 / 058

II 辑

- 看新疆 / 065
白河 / 070
黄龙洞梦幻 / 074
北戴河 / 078
生活过的土地 / 082
保靖 / 095
边城 / 099
午后茶峒 / 104
冬天 / 107
花色草原 / 111
如歌的敦煌 / 114
画春光 / 118

走滩 / 122
走凤凰 / 126
我们的风景 / 130
流水写意 / 136
乡村灿然 / 141
走往乡情 / 145
阳光 / 157
秋收散板 / 162
田园抒情诗 / 167

III 辑

与朱镕基总理座谈 / 172
吊脚楼里的人物 / 178
湘西女人 / 186
打亲家 / 193
隔壁的亲人 / 198
检举 / 203
苗寨踏步 / 207
远山旧事 / 211
何处良心 / 216
河边人家 / 218
一个哑吧 / 223
三爹出行 / 227
庄稼地里的老母亲 / 231

住进城来的老母亲 / 237

唱歌的扎染 / 242

彭学明主要著作目录 / 246

总跋（谭 谈） / 247

踏 花 花

此时,当我们摇摇曳曳地穿行在家事国事中时,日子,举着一树灿烂的花骨朵,从山的那边姗姗而来。那些名叫时间的战士,端一杆春天的枪,把花朵的子弹扫射过来,荒草一片片倒下,枯叶一山山击毙,青山绿水,花站起来。这些日子的花朵,如海底浮出的鸭子,大兵团的,拍翅登陆。相亲相爱的花朵,团结在一个个山沟沟、阳坡坡或界顶顶、岸边边,边走边看,迎风歌舞。湘西的男女,开始踏花。

一双双脚,沾满了梧桐夜雨、池塘蛙声,从宽村窄巷,平仄摇出。村庄、田园、山坡、沟谷,在脚下流动。几千几万的男女,像几千几万的笋子,一下子就从崇山峻岭密麻冒出,水灵灵的眼睛在花影间闪亮。含苞待放的女子,檀香浮动的女子,一潭秋水的女子,举案齐眉的女子,在这山花丛里穿行起落,踏花追歌。那些标致的、英武阳刚的男子,那些阳刚的、精气勃发的男子,那些勃发的、勇敢强悍的男子,那些强悍的、春情滚动的男子,则都在另一山花丛花海里穿行起落,踏花追歌。这些男子、女子,都布满了少数民族的特征,服饰穿着,手足眉

眼,全都结满了少数民族银饰叮当的语言,在山野里如火如荼,竞放光芒。他们踏花。他们与花交朋友。他们自学会走路起,就知道花是好东西。那些红红淡淡的花,开在田边地头,快活美丽了他们年少不更事的日子。现在,长大了,自己也成了一朵花灿烂绽放了,他们还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爱花。只是他们不再满足田边地头的一朵两朵,而是奔到这一山花海。一山怒放的花,像他们繁茂的心事,勃勃生长。他们已明白花的意义,他们明白花是生命里青春的象征,因此,他们与花有着天然的默契。

攀一枝花,闻闻,摸摸,听听花的间关悄语,花语是那样缠绵。

攀两枝花,闻闻,摸摸,感受花的脉血流动,花蕊是那样温馨。

第一朵献给父母双亲,第二朵献给兄弟姐妹,最美最好的一朵献给心上情人。

情人站在花海阑干处。情人大群大群地开在对面。可情人是谁?是那穿土布绣衣的男子么?是那穿蜡染花衣的女子么?是那脸眉上灯眼儿兴奋得放光的俏角儿么?那些男人,总是天生主攻手,他们总是敌不过女人的一个飞眼一个媚笑,敌不过女人的摇摆晃悠,唱好多好多的情歌给那些女子听,喊好多好多的鄙话给那些女子听,那些歌声与鄙话,跨过花荫的蹄声轮番进攻,打动女人深居简出的心。女人的身上心上,全是男人粗野的语言咬出的道道印痕。女人无从逃遁,也不想逃遁,只能各自颤抖地举出一朵一束的花来,朝天一甩。花,在空中开放着,飞翔着,像节日的焰火,灿烂眩目。男人,一队饥寒交迫的狼群,兴奋地张望着,只等落地的瞬间蜂拥上去,踏花!花落下来,无数双男人粗健的脚横空飞射!这些和平

相处满是泥香的腿杆子，此刻都是奔马的形象，飞过沟壑，靠近花朵。像一场拚死的足球决赛，剽悍的男人，逐鹿中原。一个人把一个人绊倒了，另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绊倒了，花一片片落下，人一片片倒下，吼动的声浪一片片起来，一片片倒下。原始的生命，滚动的豪情，每一个男人都看准爱情的大门，突破重重防线的围追堵截，射门！射门！

女人，被这排山倒海的角逐感动了，也蜂拥着上去，踏花。踏，一朵朵花踏成花瓣了。踏，一瓣瓣花踏成花沫了。花朵，一地细碎的红唇，在脚下睡满。几千几万的人流，踏啊，涌啊，挤啊，摸啊，拧啊，掐啊，你推我揉，你追我赶，混水摸鱼。那些男的女的，都会在一堆堆倒下时，趁势用手抱紧对方的身，用嘴封住对方的唇，然后就记住对方了，期待着抽出身子，去完善爱情。然而，踏花的人流仍然潮水般汹涌，从这山赶往那山，从这岭赶往那岭。一坪坪青草被练倒，一坡坡树叶被练落，偶尔也有一垄垄麦地被练平。花，一个包藏祸心的媒人，引诱湘西的男女恋爱，引诱湘西的男女萌动春情。

潮静了，成千上万条人鱼，都被汹涌的潮水推到河滩上来，摇头摆尾地弹跳蹦跃，晒着太阳。他们不再狂奔乱跑，呼啸大喊，而是三个一群、五个一党地坐在大岩板上或绿草坪里，促膝而谈。在一个几个的僻静角落，男人随手却又慎重地摘下一朵花来，送给女人。无数的乞意与祝福，落英缤纷地穿越掌心，端坐在情人的花蕊里。跟男人一样从油画里走出来的女人，捧着花朵嗅啦，闻啦，真魂魂没了，随着男人痴迷的眼睛，飘。男人专心致志地把花戴在女人头上，又专心致志地把花一束束地团拢来，扎成一个大大的盘花帽，献给女人。女人说，你真好。可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女人说，你真坏。可我只对你一个人坏。女人说，好你个花花公子，拈花惹草，会得病的。为了我最爱的

花,我愿意得病。那就病吧,把盘花帽给我戴上。男人就乖乖地把盘花帽戴了,一笠绚丽的花,开在女人头顶。

野味很重的乡风,涂满节日的釉彩,贴着地皮刮过来,花红叶绿,满山摇滚。游动的白云。婉转的鸟音。金色的太阳。欢畅的河流。都亲眼目睹了对对男女放肆的爱情。他们紧紧拥抱着、相爱着,赤身裸体的生命,在纵横交错、翻云覆雨。那拿惯了锄把子的肉狗狗们,都在爱情的圣地,开天辟地,播种魂灵。那才叫野啦!几天几夜,所有的人都坚守在这山上山下,让爱情生根,让爱情发芽,让爱情结出真实的花果,在人生的河床放舟引渡。

黄昏靠近时,女人起身走了。她要到山花更多的地方去。她要采好多好多的花来送给爱人。她不能白白地领受爱人的花。她要回赠他才是。于是,她捏捏爱人的鼻子去了。于是,她背着一大捆连枝带叶的花回来了。她坐在爱人身边。她摩挲爱人的身子。她从头至尾地把爱人吻了个干干净净。现在,她爱这男人甚过一切。世俗、权力、钱币,都无从夺走她对这男人的心。一朵一朵地,她把花放在爱人的胸脯上、肚皮上,她要用花把爱人健壮秀美赤裸野性的身子全部盖住。她像一个独出心裁的伟大画师,完成了她一生最为得意的不朽之作——男人。被花彻底覆盖淹没的男人。被爱彻底覆盖淹没的男人。被女人彻底覆盖淹没的男人。那些花,美丽而善良地把男人埋葬。当然,也把女人埋葬。

之后,这些花及其踏花节的人、事,便会夜夜升起在梦里。即便没有结一门金玉良缘,俩人也会是最鲜最艳最美最丽最为芬芳的生命花朵,在各自的心里常开不败、温暖一生。花,湘西爱情的战略阵地,培养冲锋陷阵的爱情战士,出产大气大度的爱情诗人。

赶 秋

一个回闪，一队人马往那条路上呼喊而去。

又一个回闪，一彪队伍从这条路上踏歌而来。

左边，是一路吆喝走着的少男少女。

右边，是一路舞着长龙的少男少女。

抬起头来，四面山顶，还是银枷银链银冠银圈匆匆而行的少男少女。

一个民族唱歌跳舞尽情狂欢的日子。

一个民族盛装打扮显示美丽的日子。

一个民族交流感情寻根寻祖的日子。

一个民族追赶爱情追赶收获的日子。

湘西。苗乡。阴历七月初七、初八。

很久很久了，这个民族从远古地带越过洪荒，辗转徙来。千辛万苦，千万里路，安居了，乐业了，却遭到了敌人的层层围攻。父母被杀害了，夫妻拆散了，山林成了焦炭，

田园成了荒草，房屋成了灰烬。巴贵当戎——这个民族的英雄，与敌人进行了九十九个日日夜夜的大搏斗后，在立秋的时候，联合九十九寨的男男女女，做了九十九台秋千架，搭了九十九个秋歌台，吹了九十九对芦笙唢呐，舞了九十九对龙灯狮子，赶秋！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缠缠绵绵的苗歌情话，热热闹闹的赶秋场面，逗引得敌人心神激荡，丢弓弃弩，都去赶秋。巴贵当戎立即取了暗器，内外呼应，关门打狗，全歼来敌。从此，为了忆念这位英雄，赶秋代代相传，年年相继，成了这个民族的骄傲，成了这个民族的重大狂欢节日。

也是很久很久了，一个叫巴贵达惹的苗族青年，英俊正直，倾倒了远远近近的所有姑娘，可无一人能够中意。于是搭了秋千百架，让一百个寨子的姑娘于立秋这天荡秋千、赛情歌。赶秋于是多了一份爱情、多了一份情调、多了男欢女爱的卿卿我我。

四根木柱伸天而呼，数十块木板悬空而起。这就是几千年不变的秋台。一面面三角彩旗，装扮成秋天的各种颜色，于深山旷野里猎猎飞动。一只老虎，颓然倒在秋台，这是纸的，是一种象征，一种人类战胜自然、善良战胜邪恶的伟大。旁边的两排猎人，手持长矛梭标和弓箭，威风凛凛，剽悍骁勇，一脸的庄严与豪迈。秋台下的人们，针也似的密密插了，一阵阵震耳欲聋地欢呼。穿着古老苗服的一男一女，各抱着一捆连枝带果的水稻、包谷、高粱和棉花，在秋台上跳跃鞠躬，报告一年的好收成。这便是秋公秋婆！——是秋天的使者，巴贵当戎与其夫人的理想化身。这扮演秋公秋婆的，是众推的德高望重者。立时，九眼铳轰然炸响，花灯花

鼓蚌壳龙灯，便在铙声中疯疯癫癫地舞向秋场四方。整个苗乡欢天喜地。

而秋千上，则是赶秋节最为风流的歌男歌女。秋架一、二十米高，车辐相互错开，或八对或十二对，每对都系有一架秋千，有如苗乡古老的筒车水碾，在一根轴上上下下旋转。这个被送上车顶了，那个还悬在车腰，另外一个却被吊在车下凌空悬起。这一群荡秋千的少男少女，正为纯洁柔软的流水，滚落在这旋转着的车架上，很轻盈，很潇洒，悠悠扬扬，飘向空中。先是自由对歌，一个在秋千上唱了，另一个坐在秋千上接；后是罚歌代荡，谁停在最上面荡不起来了，谁就得唱，这纵然倒了霉，可谁都愿意。出一回洋相要什么紧？倒一回霉要什么紧？歌声里可有几多悱恻、几多温情、几多燃着烈焰的眼睛？

那姑娘又停在最上面了，红唇未开，先见千般娇情。你听啰：

哪条山沟出泉水？哪个高坡出太阳？
哪个寨子来的哥？肯不肯过我的河？

屋后山沟出泉水，屋前高坡出太阳。
不要问哥哪里来，妹吔
给我做双过河鞋。

一来二去，歌里生出醞醞的依恋与相爱，两个对歌的男女双双走下秋千，情意相邀，去赶秋场。青春，就这么贴近这么融合，这么走入神秘的森林或草地。那剩下的，便顿生万般羡慕与激情，竞相登上秋千，让一颗心与自己的歌声高

高荡起。来不及登上的，就干脆站在秋架下，你唱我和，我唱他应。广广阔阔的秋场上，立时摆出了百摊歌台，飞出万首情歌，造设千对情人。那早年丧偶的孤独者，也涌起了迟暮难耐的渴求，租借起这年轻人的地盘，摆一个大大方方的情台。

秋场上，熙熙攘攘的赶秋人，拎着兽皮山鸡，挑了鲜蛋鲜果来场交易。沿路陈列的首饰、银链，在风中听得见声音。贴壁而挂的花锦花带，展示着苗乡的智慧与色彩。摊摊点点的小吃小卖，如一张张风景画，新新鲜鲜地镶在这野山野地的野镜框里。这都是男女互献殷勤的好场所。买一份见面礼，挑一份定情物，然后走进夜色走进幻想走进人们见不着的地方。

其实，这人山人海的夜晚，无论哪里，都见得着你的。只是不要怕。他们也一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同样的激动，同样的目的。不管相识不相识，你都可以与她搭话、玩笑、亲吻，你可只管伸出你青春勃发的烫手，拥她、抱她、抚她，她不会大惊小怪、大喊小叫。与你一样，她也幸福。在这样的时候，倘若你很勇敢却又不失分寸，那么你就很出色，你就会赢得一个姑娘永恒的感情与恩爱，可是，千万别挑花了眼，看中人家的媳妇，这时的苗乡人，媳妇比女儿金贵，你半根毫毛也动不得，否则你会遭到一顿痛骂，甚至一餐痛打，那才叫打得好咧！

有灯的地方，你看得见灯下人影攒攒。无灯的地方，你看得见手电明明灭灭。有灯无灯，你都听得见歌。少男的、少女的、老爷的、老姬的，一首一首，通夜都唱。

就在这抑扬的调子里，满山满山的包谷壮了，一丘一丘的谷子黄了，一坡一坡的梨子熟了，一架一架的葡萄紫了，